

集部

西山文集卷四十三

宋 眞德秀 撰

墓誌銘

劉閣學墓誌銘

孝宗皇帝踐天位二十有八載寤寐食息不忘求賢當是時魁壘奇傑之士布在朝廷既足以棟明堂梁清廟而深培厚養彬彬相續又足以為數世百年之儲故雖

光廟享國日淺委政廟堂而羣賢夾維迄以無事今皇帝初嗣服者俊𢇁集有慶歴元祐之風歴數其人無一非乾淳閒舊物者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蘇文忠公亦云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葢周之武王與我仁宗孝宗皆以儲蓄人材為保固基業之本是以國家賴其利天下誦其功若故華文閣學士通政大夫致仕楊安侯劉公其孝宗所擢以遺後人者歟公以乾道五年對策庭中天子親

擢爲第四其後以簽書樞密院事趙公推薦召寘班列明年再對便殿議論偉然有契聖心謂輔臣曰光祖人材端重全類楊輔蓋自是以人主爲知己今皇帝毓德潜藩方議擇傅孝宗首命輔而以公繼之屬任之意蓋有在矣既而諫官闕將用公爲右正言不幸適以憂去終淳熙世雖弗果再用然留遺兩朝出入中外淸芬姱節耆德碩聞巋然爲當世名臣雖鄙夫嚚童亦知有所謂劉左史也嗚呼此豈一日之積哉公名光祖字德脩

其先潤州句容人鄴為唐宰相一子從僖宗狩蜀為雙流令生三子仲子誨為平泉令令劉氏居簡者皆祖平泉侍御史贈正議大夫諱孝孫者公之高王父也朝奉郎通判漢州諱漢者大王父也諱松材者王父也父諱寔宣義郎贈銀青光祿大夫母賈氏贈和政郡夫人公幼出為外大父左中奉大夫賈公暉之孫後官於朝乃乞歸姓以賈公致仕恩補登仕郎主內江簿居和政喪哀毀盡禮鄉黨儀之服除調什邡尉遂登進士第時孝

宗銳意於治發策數十條公對大畧以為陛下睿察太
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胄
間御毬馬一旦有警豈將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
自將危道也臣恐介胄毬馬之事適以貽笑天下而不
足示武於敵人授劍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
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一以太祖用人為法
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不勸陛下輕出
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

遠誤國孝宗然之除大學正輪對舉司馬公光奏䟽八事以獻未幾召試除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面對取太祖太宗治要彚為十節名曰兩朝聖範上之公在王邸嘗摭前代宗室賢否媺惡隨事開陳以為鑒戒至是孝宗益知其賢命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上時為明州觀察使英國公年十有四矣公白東宮此又一重國本也時光宗在宮中無他嗜好暇則親為國公講說上亦孜孜向學雖日昃不倦公請論孟史記之外益

以本朝典故庶知祖宗家法迨上加元服既爲頌以獻又乞當講之日從容數列乃罷公謂經史可以知義理鑒興亡凡涉名數者亦不可畧請以國朝儀制官名之屬彙次成書講畢開説又謂國公年寖長正謹習之時願因宫僚勸講俾侍坐隅必有裨益光宗皆然之葢是時孝宗臨御久明於羣臣邪正所用以傳聖子神孫者皆天下第一流公在英邸三年所以講明誘掖者甚至其後諸賢相踵輔導聖德日益顯融然其闓端正用力

早則公之功為多以誦書終篇進秩時銀青年七十公以䶊恩請從之遷秘書郎諫議大夫張公大經乞增置諫垣且薦公代已命下而銀青歿服除知果州趙忠定公帥蜀請公叅謀議以自助時同幙皆一時選相與上下議論知無不言羈制諸蠻弭耳妥伏其他建明甚衆成都之政遂為天下最俄以忠定荐召至則光宗踐阼矣進對謂陛下承堯舜之統當以堯舜之道為師任大禹之責當以益臯陶之言為法又言陛下新服厥命必

先明君人之大體達天下之大勢深國家之大慮又謂自古禍亂之萌有四彊臣擅兵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朋黨交爭是也宗社之本有一謹選左右嚴立師傅是也願陛下留神於其大者勿以小事常度因循歲月又論蜀鹽酒增科之害大臣是其議遂詔四川合發湖廣錢物百三十六萬存留三年對減民賦除軍器少監面對言四川鹽酒之額近蒙蠲減此皆壽皇聖帝躬行節儉不妄賜予內藏封樁皆有餘積故陛下初政得捐賦

以予民竊聞壽皇退御重華貶損方甚壽成皇后亦極省約願陛下仰法兩宮內廷用度損之又損敵使來賀重明節詔公接送伴時有獻議改築楚州城者光宗命公因行視之公還具言不可由是賦工之省者過半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遂除殿中侍御史時臺臣以失職被絀光宗方嚴其選諭宰相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洗思久之曰得非欲用劉某乎其人剛正有守願出聖斷光宗曰然久在朕心矣公既就職光宗面諭

曰以卿剛介不回故付以言責是時道學朋黨之論浸興凡娼疾善類者槩加以此名前後紲逐相繼公極言其弊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踈庸陛下過聽使待罪言責凡賞罰僭濫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曽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殽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

勝公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別邪正立公論以抑私情方今之事孰先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其交際也以同學為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探性命之奥為勲名享至道之味為鍾鼎達而在上以責難為尊主忠諌為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

術而國勢奠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皆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斯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於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熈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捄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太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絶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嗟乎尚復何言也臣從遠方來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間有議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

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迨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力去朋黨因去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以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聖幾何臣竊為人言豈可因疾其學而併棄其言得無甚也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論既已交興聖意豈無所惑臣本蜀人為學自有源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為明主而别白凡今道學伊洛為宗然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明

德為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為道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切磋而琢磨之令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偽得之深者固合於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斯為君子矣行之偽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為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論往往

僞焉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縣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間率多善士所至人必喜稱因其喜稱又以為黨若俱擯絶安得更有好人以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内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黴累天日之清明所以至斯良皆有故令之君子不明大道自視太髙而責人太苛自視太髙則實將有所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將怨且怨或

者又唱爲薦士之舉區别而封域之凡有所取豈無所
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
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議論先喧於羣口用否豈必於
一言是以一時之虚名而貫後日之實禍彼既得志决
不我容況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
彼加詆誚以修往怨必致過甚而快私情往往推忠之
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
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乃宜循嘿成

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幾
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
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
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
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
相勝展轉報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章既下
士大夫傳誦有至流涕者户部尚書葉翥太府卿兼中
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公皆劾去之既又言比年

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輭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良由前輩長老零落殆盡今之負物望協公論者不聚於朝廷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搜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臣於去年蓋嘗面奏今日之患在於不務封殖人材臺諫但有摧

殘廟堂初無長養臣今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而頓忘前意先是公以戎監對力陳人材衰少之獘及是復懇懇言之大臣以公奏進呈而無所議公對又為上言人才者國家之基本乏之則養之有則用之慶歷之所以盛者豈一日之積乎惟其非一日之積是以非一日之用蓋公素志嘗欲聚忠賢於朝以壯根本而時論多相違者故諄復不置如此又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令右正言黄掄皆得罪清議為聖世罪人詔賈予祠掄補外

已而宋之瑞召張徹提點坑冶公復言其不可二人遂改命會吳端除帶御器械諫官三論奏不從孫瑠轉行觀察使給事中封還詔旨復命書讀公極論之不報又言陛下既重於改命給諫亦不復申執臣恐攀附使令之輩自以人主恩我外廷其如何隄防自此蕩矣光宗命大臣諭公不為止遂奪言職改太府少卿公求去不已遂以直秘閣漕潼川路中書舍人羅公點拜疏乞留秘書監楊公萬里與館學之士亦上書力請不報公至

部首戒屬州削互餽省虛文諏民瘼講寛卹叙資二州守綦闇亡善狀公亟奏黜而薦游仲鴻李協於朝詔報施行如章仲鴻等亦以次召用除江西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居數月召先是翊善黄公裳論王府僚友因及公翼日光宗諭大臣召劉大臣擬除侍從光宗又曰待劉來及公辭召命則有尼之者詔復予監司矣公次公安聞孝宗疾日浸篤而車駕省謁不以時則致書於左相留公知樞密院趙公勉以三事其一宜與羣賢幷心一

力損文而務實若上未過宮宰相以下皆不可歸安於私第其二謂林陳二寺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搆其間宜用韓魏公去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其三謂今國家阽危為大臣者不當徒憂悶自沮或為明哲保身之計所當收總兵柄密布腹心使緩急有可倚仗繼聞孝宗崩又詒書趙公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趙公迄定大策如公言上受禪六日即以為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曰陛下新服厥命入皆望謹始於庶政臣獨

願謹始於五事讀至思箴上曰要當從原頭用功公對曰徽臣千百言不如陛下原頭一語陛下誠致力於此則貌言視聽俱治矣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息歳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思與不思故也六難者常生於六易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踐阼於素幄葢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貶

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後足以昭
陛下之大孝上竦然嘉納除起居舍人時樞密羅公點
禮部尚書黄公裳相繼淪喪上痛惜之而思黄公尤深
公言思其人未若思其言思其言未若思其所以言臣
每問裳疾裳之憂未嘗不在國也以為政令無細大皆
當出於中書陛下但審其可否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
於此時知閤門事韓侂胄出禁中侵盜權為威福故公
首及之既又以冬雷滛雨命近臣指陳闕失公言號令

不常羣陰用事災異所為作也大臣進退大輕臺諫用舍無定非號令不常之大者乎進退大臣用舍臺諫事從中出非羣陰用事之大者乎然所以致號令不常者繇羣陰用事故也而陛下猶為之隱諱以為大權當自己出威柄不可下移然則小人之意將以陰制相臣而動揺之也陛下所宜蚤悟毋使大臣懷疑畏之心大臣懷疑畏之心則四體不展羣議易揺朝綱日隳政令錯出而國不可為矣今陛下有獨斷之意乃是小人陰竊

主柄之謀而陛下未之思也俄兼侍講遷起居郎時應

詔言事者甚衆命公擇其善者條奏之公以所論多同

懼上意易厭則以告於上曰夫雷同者乃古今同然之

理天下同然之心願陛下取其有益而毋病其同察其

效忠而毋嫌其直及議孝宗攢宫衆相顧未發公意獨

與侍講朱公熹同遂奏會稽之陵土薄水淺恐貽方來

悔乞議改卜又請遵紹興淳熈故事命有司集議上皇

太后尊號俟阜陵升祔行之又謂自今壽康宫之事陛

下宜一一深留聖心必須過自貶損以厚其親先其親而後其身然後足以慰羣情而召和氣未幾朱公以中旨與祠公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懟怒即悔熹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曆大寶招來耆儒此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乃助陛下者也既而朱公除職與郡公又極言卒不聽車駕還南内公言陛下憂畏之心當如初踐大位時始終惟一則不得已之

意始暴白於天下先是吏部侍郎彭公龜年與公素善每相接必慨然竊歎上新即位豈宜使外戚閤門用事欲深論之小人覘知其意使出護使客又斥朱公以孤其黨彭公使還密語公曰不拔禍根無以為國公曰公爭不勝必去朱公既去公又去國空無人亦非所以為國彭公憮然曰吾志決矣既見上果力言侂胄已陰為計遂擠彭公於外未幾臺省之善士繼坐絀羣小益以得志御史遂併劾公吏部侍郎孫公逢吉面詰言者曰

君任私意害忠良如此不畏天乎趙丞相遺金以贐公
辭焉且曰為我謝相君宜深念國事毋恤行人除湖南
運判不就主管成都玉局觀無何而丞相罷政矣侂胄
既擅朝權羣小爭先附和逐諸賢為姦偽禁固之公偶
記涪陵縣學記盛傳天下又明年許自便主管玉局觀
知眉州復直秘閣利路運判時侂胄將啓兵端公以不
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開禧三年春吴曦
挾敵以叛公諭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

素所知者仗大義率諸道連衡以抗敵俄聞曦誅則以書勉宣撫使楊公輔講行營田凡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奬名節褒死事以激忠義之心除潼州路提刑權瀘州是年十一月侂胄誅盡起天下名士而公與焉嘉定二年二月至都門會襄陽闕守言者請擇有德望者鎮臨之乃除公右文殿脩撰以行至鎮適大旱蝗禱於社即雨蝗亦死凡流民之欲復業者貸其貲潰兵散卒許自陳除其辠使還隸軍伍於是盜

賊衰息兵籍多濫公核其虚實合爲威勝軍三千人擇將佐肄習之經理營田繕治城壘邊備乃益完實敵諜還於汴矣奏謂遠料敵情不憂其强盛而反慮其衰弱萬一中原赤子相携而來卻之不忍納之無策豪傑崛起欲與我爲連何以應之敵果徙都卑詞求助助之則招敵不助則失利於彼取償於我凡此皆當有以待之必先事而謀則事至無患進集英殿脩撰明年除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未行改荊襄制置使江陵城久圮請

於朝一新之復上中海以限戎馬下海非敵衝則以為陂田七千頃收其租實邊有警復瀦水為海詔從之諸軍部分不一公請併忠勇親效兩軍於神勁合三千人顓聽帥臣節制取馬於川秦買馬於荆門軍政遂以修立而民兵之在湖北曰義勇畿西曰保捷合凡八萬人公命諸州以農隙教閱一月而請緡於朝贍給之公以疆事可虞請令內而三衙外而戎帥各條上方畧以觀其能否弁飭諸邊帥臣為先事備明年復條上邊備之

當急者請命荆鄂兩軍各涅五千人兩軍故有營田宜委漕臣覈實措置及令諸郡括曠土為官田以助增兵費唐鄧流民聲言歸我公乞較利害輕重先為區處朝論察公有拊納意遂因其請除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因其民俗治以無事八年四月上以愍雨求言公奏陛下知所以獲譴之由乎敵人廼吾不共戴天之讐天亡其國遷於汴都陛下為天之子不思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者也青鄆蘭會

求通勿納陛下為中國衣冠之主人歸我而我絶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而人不我怨者也且列聖在天之靈豈不眷其故都二帝蒙塵之耻豈不懐其曩憤今敵舍其故國據我汴都尚復與之通使使吾臣子拜之於昔日朝會之廷可乎又請改正憲皇后忌辰從在潼二年六告老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宫潼人繪像牛頭山命之曰全德堂翊之守果州遷眉州皆奉公以行眉蓋公舊治翊之作會老堂招蜀耆英訪洛社故事

時人欽慕焉改提舉崇福宫景獻太子薨公奏舉漢迎立代王曾孫及太宗與冦準議立真宗事謂聖主賢臣嚴重國本如此今陛下未有諸子可擇然親王近屬中豈無秉德端亮親師好學可主大器者乎又言宣司根括之害甚悉謂當罷無名之取以收民心散已蓄之財以結軍心且詒書安公丙語尤切丙雖不樂然趣迫之令自是為少舒云明年復上章告老時皇嗣猶未立也公謂當今秀王之子孫則孝宗之天屬莊文惠憲王則

光宗之天倫陛下於其子孫擇長且賢者而立之孰不以為當乎若過於謹重而不決或生覬心則四海疑貳失望非國之福是冬翊之移守綿州玆之知龍安縣相距不百里公往來二子間意甚樂俄以疾薨於玆之官舍年八十有一寔嘉定十五年五月某日贈光祿大夫夫人謝氏贈碩人李氏封碩人四子端之靖之旹第進士端之終宣教郎知浦江縣靖之出為伯父後終承議郎軍器監兼樞密院檢詳翊之今

朝請郎竑之今宣議郎七女已嫁而卒者二人華陽縣主簿李南進士謝汝能其壻也餘蚤夭孫男四人仲言不及仕仲仲房今修職郎嘉定府司户參軍仲襄當以致仕恩入官仲文將仕郎孫女四人曾孫男女三人初公以孤生起西蜀朝廷之士共知其賢而四方或未之知也及居言責正色直辭摧姦擊强不少顧避於是海内想聞其風曰此鐵面御史矣至覿其容接其詞則温乎惠風之觧藹乎時雨之潤四時之

氣雖備而生物之意尤多蓋公天資渾然克養有素故聞之者謂其風節之可畏即之者樂其道義之可親蓋信乎其為全德矣少從族父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已志乎古人之大方及長博參諸老而融會其異同旁綜百家而蒐攬其精粹嘗謂蘇程二氏之學其源則一而用之不同皆有得於經術者也又道學之論方諱人謂公師友眉山非為伊洛地者公獨反復懇叩為上言之蓋將協和朝廷調一議論培宗社之

脉厚薦紳之風推公此心使當元祐時必能銷洛蜀之爭使獲用於慶元必無黨論排軋之禍故具著本文以視後世其亦公之志也歟公於文章不事雕繢而渾厚正大之氣實似其為人詩尤清婉南軒先生張公栻一見所賦大竒之有後溪集百餘卷在襄有峴山集潼曰鶴林集果曰金泉集眉曰眉山集合若干卷諸經講義若干卷公在房謫居無事取東溪所傳易續之蓋東溪傳止睽公續之始蹇嘆曰睽離也

蹇難也非數也耶閒與諸子講論輯為一編曰山堂疑問手抄通鑑評之士大夫相勞苦則答曰予平生於處事則踈處禍福則勇每見東坡胸中未嘗依倚一物心竊慕之自謂平日於父君師事之如一故其歷事三朝始以忠直卒以忠直入臺之初即慨然自許曰惟初念純直可以對上帝事君父是以遇事無難易不茍止而妄隨趙忠定嘗稱其諫激烈似蘇文忠懇惻似范太史人謂忠定為知言然以直道自持

與世多忤故在臺端財六十九日而罷同記注凡十有三旬而罷公方安然不為變也及大耋之年身在闕廷萬里之外國有大利害猶驛奏盡言其乞建皇嗣尤懇篤深至視君實景仁尤有光焉蓋二公言之於居位之時而公言之於退休之日所處不同而其心一也公於東溪執弟子禮終其身存也買宅以居殁也為之製服始自賈歸劉既立嗣宗為之後凡所以經紀其家者雖老而不衰嗣宗死撫其子培之猶

已子也睟族姻黨友戚欣如已責其居房歲適大侵為糜粥以食餓者所活不勝計張福叛聲言引兵破簡趣成都公出家助軍餉移書大將趣其師簡賴以全兩駕使軺六任守牧其為政純用詩書不雜他術所至修學校葺社稷以為常在眉封張文紀李令伯之墓新孟拾遺之祠為老泉先生請謚在襄修孔明故廬表羊杜遺蹟凡可以興化正俗者無不為至蠲租稅救饑羸建長利弭鉅患殆不可稱數建昌陳君

剛常紀其蹟謂未嘗用不測之賞正容以悟之而自
知所趨未嘗用已甚之罰修令以示之而自知所避
器人以其所長而僚屬得職察人以其所安而鰥寡
效情温陵儲君用亦為某言惟有徳者能以寛服民
劉公有焉然其帥荆之日盜起合槢則捕而收之而
不少貸昔公之辭潼川也某適視草援趙清獻以比
公令覩公行事非所謂學道清心遇物而應者耶好
樂人材奬校善類西州名彦鮮不出公門東南之士

賴公通顯者亦衆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後溪先生云某自兒時即願為公用後與靖之同年又仕同朝居同巷至相好也故於公道德風節知之尤詳今翊之等將以癸未三月辛酉塟公於清溪之艮山使來屬某誌其墓曰是先生之志也顧今海内名能文詞者不知其幾某何人斯而敢銘公書來萬里義不得辭謹纂次其事如右而繫以詩曰

有偉劉公金石厥心弗貳弗疑上帝實臨誰與不仁

日士以黨孔鸞雝雝罩以一網辨姦於早捄
禍於微臣身可竄臣守弗移晚卧坤維繫念王
室臣髪雖華臣心逾赤巍巍宗祏寄在元良可
使前星久閟其光國本未安臣死猶憾百世相
望維司馬范於惟阜陵哲能知公以遺後聖道
行弗終焯若日星峩峩大節揚芬無窮載銘斯
碣

宋通直范君墓誌銘

始余為延平從事聞郡城之東鑿灘之上有賢士寓焉曰拙逸范君其學邃於易其文長於歌詩其為人意度嫺雅而介直以和其仕勇於及民而嗇於營己君時官湘中余弗獲從之游獨得其所為閒禧太平諷詠者讀之為之慨然太息以悲當是時權臣驟開兵端三邊大震擾而根本内蹷識者凜焉有朝夕憂大官貴人沈酣寵利曾亡出一言以捄時病者君青衫老州縣迺獨隱憂憤嘆若已任其戚休顧位下官薄不得薦所聞於朝

則放古者風人托物之誼為之詩以諷其詞明白痛切一倡而三歎焉冀在位者聞而悟悟而改也未幾權臣誅天子躬親聽斷更大政令十數條往往與君言相合而君久矣勸游已無意於仕矣嗚呼惜哉君名機字純之其先幽州人徙毗建又徙延平曾大父某某官贈某官大父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乾道初以父任為建寧府甌寧主簿歷撫池二州司法參軍福州懷安丞知秀州崇德縣岳陽軍節度推官知潭州寧鄉

縣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嘉定八年以通直郎致仕此其歴官之次第也在池州時江左大旱蝗流民襁負相屬郡委官行賑䘏事君爲擇僧廬閒曠者分處之其第給錢粟皆有法竟事民得無轉徙溝壑以死咸君德君蓋未嘗自尸其功也崇德令畿内縣使客經行亡虚日故例訟者有鬻紙錢里正有展限錢以供厨傳若他冗費君曰朘窮民以貿虛譽吾弗忍爲悉罷之有盜牛殺人而逸者尉逮其鄰抑使誣伏君察其妄釋之移尉使

求眞盜尉大詬怒至白部使者以縱盜詆君居亡何盜獲於他邑果前殺人而亡命者及為寧鄉適大兵屯漢上軍用百需率分配諸邑其會迫遽甚君調度有方畧卒不使毫髮病民是冬敵侵襄陽圍安陸聲揺湖湘間父老舉建炎故事請徙邑大溈以避君曰制動當以静敵安能遽及吾圍今倉皇委去是自擾也卒不為動宣撫使檄君兼幕府有謂君盍捨此自脱者君曰吾寧横身以庇民不忍擇利以便巳明年春敵游騎薄江陵潭

帥恐亟下屬邑調民爲乘城拒守計君謂此祇以速亂乃爲書具陳其必不可之狀帥悟而止敵亦自解去旣而饑疫並作死者相枕藉君憊心疲精瘞其胔骸之暴露者爲粥以飼其飢且羸者收育孩穉之無所歸者所活幾不勝計此又其居官行事之可紀者也然君之於仕期亡負職守而已前後所值大吏亡慮數十人其不知君者未嘗自貶以求其知君矣未嘗幸其知而求進也其在建事梁文靖公在三山事趙忠定公二公名知

人恔許可皆器重君稱道其美弗置及二公當國君以調選至都城卒從吏部銓注闕而去丞相之門無一迹焉非知命其能之乎其令畿邑有中貴人銜命過者致餽於君甚設或謂盍厚報以結其懽君曰若王瘠環是無義命卒卻其餽弗報又非知命者不能也世道日圮士大夫以茍得為賢權門勢塗有一隙可乘雖乞墦由竇不復顧人嗤笑觀君所守獨卓卓如此可不謂賢矣乎君既致其事而歸自謂超然釋去柴栅遂益肆其力

於詩清新雅澹妙達理趣有月華集及其集若干卷藏於家蓋君之少也受詩律於從祖父隱翁名漴嘗從山谷黄太史游得其指授者也自金紫公擢儒科五子繼之里人目其居為六桂至君之先大夫與其二昆復繼之蓋一門三世而以名第進者九人焉衣冠之盛近世未有君亦四上禮部雖卒不偶而力學工文蔚有光烈士論韙之晚即六桂舊堂稍加完葺聚書課子日吟哦其中山容溪光照映几席其眎世人所謂寵辱榮戚泊

如也歸休五年無一日之疾歲在己卯年八十一以壽
考終時二月六日夫人柯氏有懿德茂行先君四年歿
葬於劒浦縣板橋岡之原贈孺人生二男曰熅早卒曰
荀龍以文行著於鄉嘗舉進士未第也三女壻廸功郎趙
善還黄櫜夏塋孫男四人女一人荀龍既以某年某月某日
合葬君於柯夫人之墓而以建安江君疇之狀來謁銘予蓋
聞君之風而興敬者也生雖不吾識死樂為之銘銘曰
巧勞拙逸先覺實云胡世之人巧者紛紛閅奚以然

曰不知命命實在天而以力競營營夏畦君子所憐寧拙於人以全其天君所自名允矣亡愧我銘其藏式示來裔

祝刪定墓誌銘

乾道某年某月以真州教授祝檥為勑令刪定官初金人既渝盟孝宗皇帝鋭意北討故相張忠獻公出護諸將戰小不利在廷臣羣起訌之上意亦疑侍御史王公十朋力爭不能得改吏部侍郎不拜出守饒州明年又

移守夔州士論喧然謂王公當世正人朝廷宜以自近柰何擯之遠方祝公時為天府掾則具以所聞告於殿中侍御史章服右司諫陳叔達且曰二公居天子耳目地嘿嘿無一語如天下清議何章怒謂公陰黨張王奏乞重加貶絀有旨勒停然公與二公初未嘗一覿面也既廢五年泊然亡仕進意會陳中公相始復公故秩分教儀真居亡何虞雍公相又擢寘勑局人謂公久扺甫伸當深懲前事務晦嘿為自全計時樞密副都承旨張

說簽書本院事朝論蠭起皆歸責於虞公公又具以所聞告且深陳前代戚里用事之禍虞公憮然有悔色語浸傳說大忿恨丞相亦疑公賣己取直名對客及之公不自安求補外弗許再乞祠又不許乞致仕又不許遂請急省親疾於三衢說因機撼公坐褫兩官勒停居數年說果敗奪節度使竄流以死上益知公命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明年趙衛公相首白公事上前又命起家為二千石嗚噓若公者其可謂信道篤而用志勇者與士

方平居抗論孰不慕正直而恥佞諛一旦身履得喪之衝逡巡顧望失其素守者有矣或雖黽勉一鳴坐斥以去追其復用則低回泯嘿自同寒蟬者有矣公以區區一府僚引大義以責宰相忤寵臣眡追褫削奪之禍如亡有非其取舍定於中而寵辱遺乎外其能蹈道弗悔如是耶雖然使公遇非其可則忠而獲枉名直而取訐禍其能自明者鮮矣況求其能自伸者乎而前後兩貶官不旋踵輙復收用迅霆激電曾未終晷慶雲瑞日已

即盖然此孝宗皇帝之心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故因
論次公事竊有感於乾道淳熈之盛云公字汝昭自晉
九江太守廵封國信安由兖徙食遂為西安人七世祖
烏家於郡南二十里沙步村曾祖某以文名成均不幸
早世祖某少孤自立急誼樂施為鄉里所稱以孝義勤
儉戒諸子曰守此四行可以立身矣父其性友悌篤於
義方贈通議大夫公其長子也幼警悟不羣少長肆力
於學登紹興甲戌進士第調新建尉藉藉有能聲捕盗

如律當更選辭不就再調臨安府錄事參軍有劉捨兒
者聚羣惡少日酣飲為狂不遜語邏者以聞下府屬吏
法當悉坐誅公謂以醉飽語言殺人非盛世事請坐其
首餘以詿誤決遣府尹懼不敢從公徑以白御史晁公
武晁是之亟以公語告上詔止僇其首一人餘皆從公
請既坐前事斥人有勉之進者公曰仕止久速命也吾
復奚求即城南廣利僧舍修篁老木間誅茅結屋日繙
書其中時晦菴南軒東萊三先生倡道東南公書問還

往亡虛月所講切皆學問大原與經世切務既起爲勑
局官旋特命改秩人謂公且用矣尋復坐張說斥故事
删定官起廢爲貳不爲守公之復起也上特命知信陽
軍信陽並邊孤壘地犬牙入敵境中興後捐租稅于民
賴以蘇息至是版曹欲起輸公不俟對先馳書廟堂爭
其不可及造闕屢詣東閤門輙引卻改添差湖北安撫
司參議官秩滿丐閑上獨識其姓名曰是久棄者朕念
之宜與近次郡遂知吉州諫官陳賈以舊事詆公改荆

門軍辭主管仙都觀知汀州汀俗素慓悍有官黄三者屢殺人不就執至是贅聚幾千人公曰玩寇弗誅何以為郡然官軍素脆耎不足賴則易使豪民諭圖之有楊彬者願自效因授以計畫俄生獲官黄三公聞於朝請誅之以警後而命楊彬以官帥怒不先白已誣公不受令且害彬功朝廷知汀事本末察帥誣竟官彬承節郎公賴以免盜既平悉蠲下三等逋賦出所積代其輸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入對言以正心術為修身之

本別賢佞為立國之本逐貪贓為愛民之本上嘉納至

郛以疾請祠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觀明年起公

提舉江東常平未拜疾浸棘命諸子前訓以居官當先

廉退處家務崇儉約紹熙辛亥三月朔終於家年五十

有九積官朝散郎公為人堅正有大節遇事敢言與人

交落落不苟合以故知公者少媢疾者多賴遭值聖明屢

蹈輒奮晚年付以蜀節蓋將駸駸鄉用而疾乘之命也

夫公之學以中庸大學為宗以濂洛諸先生之言為法

居官玉雪自持終其身寄家浮屠氏囊楮蕭然惟圖書充物而已娶趙氏贈安人繼毛氏封安人三子某令為某官慶澤慶流四女某官折思齊某官魏泌又某人其壻也孫某某某年某月葬公於耿山之原某自兒時熟公名寶慶初元考頴來主浦城簿始得公弟吏部郎所為行述讀之吏部諱禹珪亦端直士其言可信不誣孝頴屬予誌其墓辭弗獲廼為之銘曰

嶷嶷祝公允毅且仁直道而行孰識其真獨知公者

以為當今之古人有崇兹山是維其墓清風如存過者必下

提舉吏部趙公墓誌銘

公名崇度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年十六謁文公朱先生於考亭先生器之授以大學一編曰讀是則知修己治人之方矣其後忠定以讒去相位歸卧里門又授之以通鑑曰古今興壊存亡之故盡在此書汝其熟復之方是時公之齒少甚天材逸發不可羈讀書過眼輙

成誦落筆娓娓驚人遇事劃然鋒頴捷出文公廸之以
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博之以史欲其知變以致
用也公衣被父師之教繇少洎長不離訓典中涵而飫
之日有所滋揉而化之月有所移故氣雖勁發之公不
發之私也材雖鋭用之厚不用之薄也卒其所就有足
稱道者是豈非學之力與然則世之言學不勝質者其
又果然與公初授承務郎監中嶽廟忠定覈衡陽公泣
血痛憤如不欲生終喪堅苦自守文公先生歿伯氏往

哭之公疾不能偕獨為詩以餞辭氣激烈弗少顧嘉泰初忠定稍還故秩先友多貽書勉之仕始謁選得僉書復州判官歲久旱有老兵欲自焚以致雨公白守謂狂惑衆不可從開禧邊釁動竟陵居兵衝公列三事以告其論敵所從入與我之所以制敵者後多不能易㳫差通判信州會天子誅權臣羣憸以次絀恩書卹典繼下公與伯氏議請先直誣枉改謗史不當徒被龍光伯氏以聞果得請郡有獄久不決公一訊得其情人大懽

服知桂陽軍陞辭請募散卒補虛籍以銷盜賊之黨賦
北來人田以減州郡之蠹會郴冦暴作桂陽其唇齒地
公疾驅至官民有寃許自亘不以次第拘公謂郴桂諸
峒雖名傜人實與省民錯處特賦性悍獷在位者無以
化服其心故易以亂奏請命郡教授選士之有學行者
二人以孝經論孟授峒子弟每三歲上其能通習者郡
以禮延名旌異之如此三十年諸峒皆將化為衣冠之
俗誰肯自棄於賊俗多不舉子公放忠定行於閩者因

其俗損盆之命舉子條約復豐積倉舊儲為石萬民賴其利至今先是公以本郡歲貢銀二千兩三歲大禮亦如之公私困竭不能輸奏損四之一不報至是入對申言之又請罷湖南義丁禁立私社以杜姦民鳩聚之漸知邵武軍屬縣有以大囚上者訊之則瘖不能言公命縣審鞫果得寃狀有吳元者毆人致斃前守以具獄奏得死報公取舊牘審閱迺本縁醉飽忿爭非謀與故比則以讞於刑獄使者使者為讞於朝得減論提舉福建

市舶兼泉州先是浮海之商以死易貨至則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買實不給一錢蠙珠象齒通犀翠羽沈腦薰陸諸珍怪物大半落官吏手媚權近飾妻妾眡以為常而賈胡之銜冤茹苦撫膺啜泣者弗恤也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貢闕絶郡亦立不可為及是公以選來余亦代公守郡相與刻碶前弊罷和買鐫重征期年至者再倍二年而三倍矣故事歲以土物遺諸公貴人下洎三省六曹吏皆饜㴞公曰吾不能朘

民脂膏以市寵悉罷弗遣知卭州馭諸蠻寛猛有則不肯用狙譎小數卒以帖服知西外宗正事公謂治親如治家不可一繩以法其有不率者姑惟教之跌蕩者責以誦書必精習乃已繇是知自重少犯法知吉州入奏留為右曹郎中都官例不可問事吏以成牘進輙涉筆為書公曰即若是安用我輩必窮析本末剖決之奮筆如風觀者皆駭服遷吏部郎主尚書東銓進對力言贓吏之害以為財者民之心奪其財則心傷心傷則怨結

怨結則思亂方其黷貨之始為害若未遽形又其積貪之餘貽患遂致莫捄惟明詔申諭内自朝廷之上曁於百司庶府苞苴賂遺一務屏絶以清其源外而監司郡守必擇風節必任廉平俾相糾察以澄其流如是則上有節儉正直之風下無剥蝕苛切之政上下之交征既息田野之生理自蕃民力裕而邦本固矣又言州縣以臯罔民而没入之其害至慘願一切禁戒若法當籍者自銖兩已上悉輸刑獄司以上於安邊所使為長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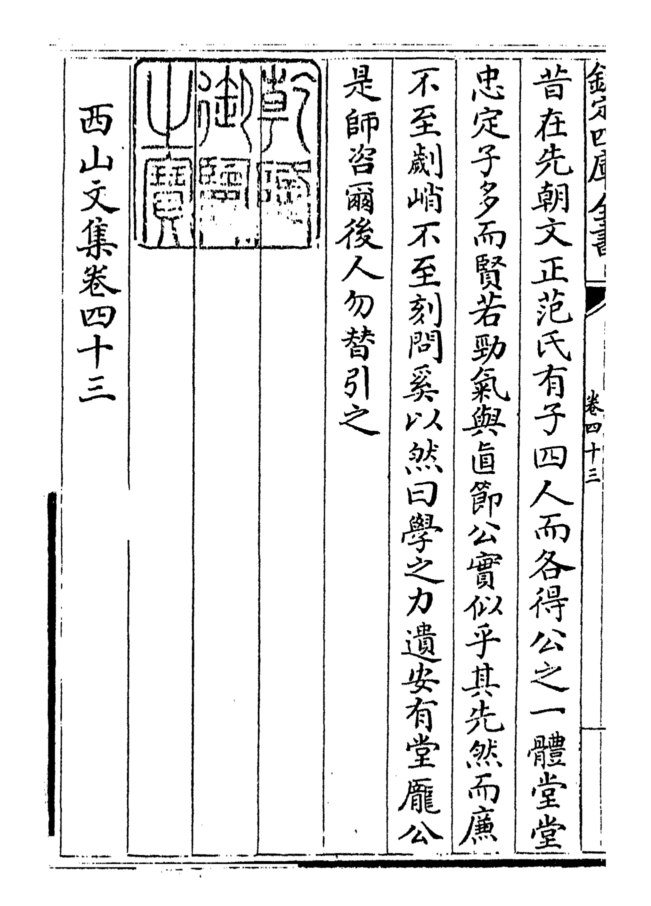
知貪黷無益而用法自平始忠定在淳煕閒嘗輯國朝諸臣奏議為書以進孝宗嘉歎謂可與通鑑並行至是公言於上以為奏議一書上自君道以逹庶事内自宫禁以及邊防微而性命道徳著而禮樂刑政粲然靡不備具願詔經筵官於進講之隙讀一二篇或萬幾餘暇特垂乙覽上曰朕常日自觀公喜且賀銓曹積蠧久公一裁以法有嘗令鄉邑坐贜濫斥者適詣選公疏其宿負力沮之前從臣李沐乞奉祠公謂沐在慶元為首禍

之人而優老延賞與名侍從不異非朝廷甄别淑慝意則具白寢其命自以與世寡諧不當久在銓衡地援親力請得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會鄰寇數犯盱撫公力疾之部請濟師且遣人持幣往諭賊既而王師次第集羣盜亦輸欵請降而公疾不可支矣既乞祠又請休致時洪人告饑甚猶自力以出振贍之始至草踣載塗公命發郡庾移隣粟選官屬之材者涖其事雖憊卧一榻矻矻區畫不少休家人有諫止者公曰吾豈以一身

易萬人之命哉未幾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又以朝散大夫致仕疾再作紹定三年七月十有七日終於家年五十有六公雖生長相門家世本儒生守禮法又嘗親近有道故能擺落豪習平居自厲如玉雪不忍稍點汚自篤行公以純孝聞忠定帥循唯謹公生四歲母秦國夫人徐氏歿已孺慕如成人及遭忠定戚飲食居處一如忠定居喪時聞者嗟美忠定常書公廉勤恕四說遺所親公在卲為堂扁以四說書其後曰公則無偏見廉則

無利心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吏道盡於此矣宦涂所至有先世遺蹟必表章之於上饒新一杯亭之祠於三山復翠㝍舊亭於西湖上皆忠定棠陰所在也平生尊慕正學在昭武則建濂溪河南横渠晦菴五先生祠在邵陽則别像濂溪於堂而徙其不可並祠者顧自以名在屬籍惓惓宗國不少忘聞朝廷有善政佳事輙懽快弗自勝否亦顰蹙終日尤惡邪諂士言之即怒目切齒而賢者善類則欽遲之不衰自少爲文率根本義理

其詩於選體尤得趣參政温陵曾公嘗叙其文謂無一點膏粱氣所與賡倡若章泉趙昌甫北山陳膚仲皆當世名流有磬湖集十卷左氏常談史髓節齋閒記等藏於家夫人盧氏先公二十二年卒贈宜人子必悌先公六月卒必恬廸功郎新江州德化縣主簿必性女必㛂歸承奉郎真志道孫良淳世系見於忠定碑者今不著始公愛晃山之勝葺亭榭藝卉木將退而休焉弗果至是卜葬於山之麓卒之明年正月二十有二日也銘曰



昔在先朝文正范氏有子四人而各得公之一體堂堂忠定子多而賢若勁氣與直節公實似乎其先然而廉不至劌峭不至刻閔奚以然曰學之力遺安有堂龐公是師咨爾後人勿替引之

西山文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四十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江軾

西山文集卷四十四

宋 真德秀 撰

墓誌銘

顯謨閣待制致仕贈宣奉大夫陳公墓誌銘

開禧改元之初年韓侂胄將啓兵端則欲用其親吏蘇師旦者為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中書舍人陳公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者師旦

何人可辱斯授必以此見命吾有去而已未幾中貴人有以特旨黜遷遥郡者公復論之中貴人者佞胄之所主也御史探權臣意遂假駁死獄事劾公以免方是時佞胄權震中外鼻息所嚮誰敢違者而公秉持直道不少顧卒以去國士論高之或問公與熈寧三舍人之事孰難曰李定之除公朝顯行之令也師旦之命權臣密諭之指也方熈寧初王安石雖用事然詔令猶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以職争之其為力也易至佞胄有所欲

為則陰使人諭以意指一有違忤則假他罪逐之不使得以守職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為難公字壽南世家温之平陽後徙於郡城曾大考懿通直郎致事大考楠事高宗為禮部侍郎終秘閣修撰再世皆贈銀青光祿大夫考汝賢朝請大夫知達州贈通奉大夫公以大考遺澤補官調邵武南尉獲彊盜如格不受賞再調潮州判官劇冦沈師蹂州境覆官軍盛勝抵城下公方行倅事佐其長集

民兵布旗幟日夜儆警甚嚴賊知有備引去公又伏兵津渡伺其宵濟遮擊之禽賊將及其徒數十人戮於市帥憲以白於朝幹辦京西安撫司公事淳熙十四年以博學宏詞科賜第丞相王公淮奏事孝宗謂曰陳某之文甚古夜直官對上語亦然用舉者改秩為浙東安撫司幹官帥王公希呂奏減和買四萬餘匹其議自公發丁內外艱除喪擢太社令太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公對策言帝王號

令不可輕出儻不經三省施行從中徑下外示獨斷内啟倖門禍患將伏於中而不自知時侂胄已居中用事假御筆以竊朝權故公論及之除祕書省正字進對言陛下降詔求言三時於兹未聞以忠讜被勸賞顧有獲罪而編竄者中外駭愕以言為諱將恐上下相蒙非國之福兼國史院編修實録院檢討官遷校書郎祕書郎後省封還除書指公為故相趙公黨黜知全州至則增學廩給官書

延見諸生勉以問學撙節浮費糴米三千斛立倉
為儉歲備蠲民逋租凡二萬餘緡郡城故榷酤為
民患公聽十里外釀酒入城收其税民便之在郡
二年田野闢道路修城堞壯又捐河渡之入跨江
為橋以免病涉湘人目曰陳公橋最聞以祕書郎
召遷駕部員外郎改禮部尋陞郎中兼史職嘉泰
四年遷祕書少監都城災詔百官條時政闕失公
言節鉞濫予職名躐授名器大褻僥倖盈滋貪墨

肆行生民日困而大吏贓狀暴白僅從罷免中外之臣佞諛成風雖居可言之地且蓄縮不敢盡皆非盛世事明年進祕書監兼學士院權直未幾以掖垣兼內制坐前事絀明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明年授集英殿脩撰知廣州公之治廣即所以治全者推而大之新黌舍浚泮水奏增流寓解額以收寒士蠲八縣送州錢六萬餘緡禁其預借以病民重修延恩館處士族之落南者增置義冢給貧

民之無所葬者時峒寇嘯聚為江湖間患公命繕城浚隍築鴈翅城作敵樓置經畧司敢勇軍以壯帥府之勢諭連韶諸州為戰守備分遣將卒控搤險要寇聞風不敢犯上嘉之命侍制寶謨閣再任寇浸平公請納禄久之進顯謨閣侍制知泉州未上以兵部侍郎兼直院召公方懇辭嘉定五年正月辛酉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八積階大中大夫爵永嘉伯進通議大夫守元職致仕遺奏聞增宣

奉大夫是年十月辛酉葬護國寺甸洋山妣碩人許氏之墓左公性孝友而仁仲弟蚤夭教其子任之以官待姻族盡恩意不可撓以私與人交若簡澹久而益親酬應事物從容有常度未嘗見疾聲遽色篤學不懈博通羣書而涵泳義理歸之於約其文典雅有旨趣有東齋集三十卷公前後論事必審酌利害期於可行嘗言解額不均士不安鄉舉欺冒日衆宜會諸郡終場人數各以二百解一

大辟之獄奏裁多濫而讞報煩壅不若令悉申提刑司詳覆實有疑慮可憫乃以上聞東南將兵猥冗不可用當分隸御前諸軍稟給簡閱一如大軍法論者多是之而未果行其在清湘蠲虛市之征在番禺省八稅場皆奏白於朝請推之他郡其建明大抵類此顧在公特為細事至其立朝出處之節則自官中祕至為近臣皆坐忤權臣以絀其在詞掖不能一月也故公辭小司馬之命上賜詔嘉

其能安義命於權門翕赫之日至以儀鳳之翔砥
柱之立比公嗚呼欲觀公之大節者其攷諸此而
已矣然公沈嘿靖厚不自表襮故世之深知者鮮
獨賴明詔發揚遂得以昭示來世夫人林氏朝奉
郎知建昌軍思誠之女封碩人子男三長昕迪功
郎臨安府鹽官縣主簿季暕通仕郎皆先公卒仲
昉今通直郎知建寧府浦城縣女二長適從事郎
潭州善化丞劉方慶次未行皆早卒孫均宣教郎

前知婺州東陽縣徳秀之試詞學科也頼公品題俾玷首選因獲出入公門今老矣懼無以報塞而昉以銘墓為請誼不得辭銘曰

士貴實踐不貴空言言之孔易守之維艱平居佗佗真若有立得喪怵之鮮不蠖屈方其無事論説瀾翻有事而言若鍵若銜展也陳公沈潛静黙見義必為孔武且力大姦盜權寵其僮奴寄以腹心若馮子都奕奕節麾將舉以畀在廷婞阿孰敢訾

議公曰此官實奬勳勞彼何人斯異數是饕豈以
綸言而飾隸皂吾腕可斷制不可草瑣瑣貂璫怙
寵躐遷抗章還之連觸埶權紫微玉堂密勿清切
浩然而歸如屣斯脫鳳翔千仞砥柱中流知臣者
君褒詔優優沓禺之政如古良牧式遏冦攘以奠
南服天子曰嘉亟其來思簪筆代言匪卿孰宜驛
騎方馳文星遽隕天實奪之莫究其緼有丘崇崇
閟此德人勒銘山阿千載不泯

趙華文墓誌銘

維宋中興四葉有社稷臣曰丞相忠定趙公以純誠大義榦棟我國家勲庸巍然如周之旦奭天監精忠俾其胄嗣實多且賢用克紹先烈故朝議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諱崇憲字履常者其長子也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忠定為某官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上顧近臣曰汝愚年令幾巳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

蓋忠定以懿屬冠大庭國朝以來未之有至公又能力學取高第孝宗皇帝喜見玉色嘉奬再三自是名聞日彰徽雖勤勞中外位弗大顯然考其始終所植立則庶乎其有忠定之風矣公初仕為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忠定帥蜀郡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嶽廟方紹熙甲寅王室多故忠定公實長西府密贊慈極援立聖明不崇朝宗社再安未幾侂胄竊大權羣憸朋翼遷忠定於

零陵未至而薨海内憤鬱公闔門自處誓死守丘壠居數年詔復忠定故官職先友多貽書勸公出者於是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嘉定更化除籍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毁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公拜命感泣顧忠定之寃未悉昭白而其孫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勵廉恥本意則拜疏力辭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付三省集廷紳公共參覈若先臣心迹有一

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謚旨
揮與臣除命俱合追寢如廷臣公論見得委是誣衊即
乞特頒詔旨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既辨則先臣之
忠節自明而憲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
史官考合衆論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特命詞臣撰述
豐碑親灑宸翰錫以碑額用表先臣之墓又乞正趙師
召妄貢封章之罪究察璉與大臣爲仇之姦毀龔頤正
續稽古録之妄有旨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

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詔曰可後以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畧謂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刋舊史焚元藁畧無留難今日史官雖以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為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為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歷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公請也是年冬贈忠定太師封沂國公而除公丞戎監明年丞太府三年除祕書郎辭弗許四年遷著作佐郎充省試參詳官兼權考功郎官請外知江州

六年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除轉運判官仍兼帥事七年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祕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畧安撫明年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初忠定公既以文學致大名而其平生盛節標表一世者蓋進則盡言於朝而天下稱其忠退則推上之恩以及人而天下誦其仁出入三朝直道自持未嘗少貶以求合而天下服其正此三者忠定之所以為忠定者也而公皆有志焉其在朝時嘗因閔雨求

言公工封事大畧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録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媮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憸餘黨窺伺之萌皆狠狠為上言之後因班對又深

陳紀綱法令玩弛之弊雖其立朝之日淺而位不得以
言然苟可以效其忠者無不盡也其令南昌奉行荒政
所活甚衆江人歳苦和糴公之為守也疏於朝永蠲之
且轉糴旁郡穀別廪以儲為儉歳備至於今賴焉瑞昌
民負茶引錢新舊絫積為緡者十七萬有奇皆不能償
死則以責其子若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蓰
公嘆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為白之朝乞許以新券一
償舊券二有旨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縣刻石以紀其

事忠定之漕江西也嘗有御札令察州郡之受輸苛取者忠定推行惟謹及公繼掌漕事即摹淳熙詔旨下諸州令上體阜陵德意而先行於豫章以倡帥之減斛面之羸輕折納之價許民自執槩量輸者常私其餘以出豫章為江西都會四方賓旅之有事於其土者不絕不幸疾病則憚然無所歸忠定之為漕也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病者得藥與食以無轉死溝壑歲久浸移為他用公至討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

爲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四邑社倉久弊訪其利病而更張之田里始被實惠桂之屬邑土地肥磽略等而陽朔修仁荔浦之賦獨倍焉自張宣公奏減之餘人猶以爲病公請再加蠲減詔逓損有差三縣民立祠以頌公德至於以積用之羸代編甿逋賦在隆興爲緡錢二萬餘靜江亦萬餘茍可以厚其民者無不至也爲館職時同列有欲以要路相汲引者公巽謝不敢當退而喟然曰是豈知我者耶戚里有願納交者數遣人遊説

弗荅會祠事職掌相比又欲親公公肅然自將不踰階而揖也後夤緣求見終弗内時其亡而謝之始有旨擢丞寺監公白宰相願處其最下者在朝垂三載而請郡以十數嘗曰欲去者如撼兒齒久當自脫矣後以名曹召公語人曰朝家委使雖逷陬僻嶠不敢辭唯寘之朝行則非所安耳在桂期年若不及滿歲則改為幾年匄閒尤力卒奉明道祠以歸觀公之才非不足以用世而其志又非忘世者顧於名位爵秩若將浼焉豈以素履雖堅完榮涂

多澳汨寧舍彼以取此耶然則士之控摶寵利若不可
一日使去已者其視公何如也公之學得於家庭而成
於師友以不欺為立心之本思過為進徳之方其所居
常揭以自警自公之大父慶國公至誠力踐以篤行稱
至忠定公服行尤謹閨門之内敬順休洽士大夫之言
家法者宗焉公天性篤孝其居忠定喪月餘始食食小
祥始茹菓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乆之内
行飭備宗族視以為絜法其在郡國以勸學毓材為首

務於九江則新濂溪祠又為書堂以處學者求周氏後之幼慧者三人廩而教之豫章東湖近歲昉立書院公至增葺其未備又為選堂長益生員置書吏豐廩給如所以經紀濂溪者所至講求公私利疚汲汲如理家事在九江修陂塘以廣溉灌凡數千所城堞樓觀皆繕治一新始至桂林屬瓊守非人激黎洞之變公劾去之改辟能者代其任羣蠻相率聽命邊徼用寧有籮蔓峒者仍歲寇鈔為暴蓋省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公捐金繒

付小校使縶以來賓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冠至則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內郡邑有警輙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公謂根本單虛非所以窒姦萌遏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歛戍者以歸邕為邊州重要地自狄武襄平儂賊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弛而溪峒日彊公朝夕以為憂亟條上其議若調守辟屬盆兵完城等數事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峒酋何

元龍死公命以其地分給子弟與他族之無繼者馬政積壞尋其宂根剔治之歲省緡錢數萬而所得又皆良駟馬土丁役使亡藝一切禁戒以絶公所涖卒簡燕遊削問遺未嘗自顧其私故斂弗及民而蓄積以裕其見於試用者如此倘天假之年而盡其用所立可勝計耶公之卒寔嘉定十二年五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母徐氏封孺人贈齊國夫人初娶周氏蚤卒贈宜人繼室劉氏樞密忠肅公之女忠肅公之薨也屬朱文公為擇所歸

既而以歸公賢明正淑先公十九年卒贈宜人七子長必願早踵世科嘗宰建之崇安有異政今為某官次某官皆以次叙四女長適某官餘以次叙某年某月某日必願等奉公合葬於雕峯二夫人之兆先期來告曰先君與公昔同三館既又有連且相好也敢援是以銘文為請予方執喪未暇也自是四五年間必願之請絫至念昔與公從容著庭間又當世事公毅然之色偉然之論有槩乎余衷者由今思之僅若信宿而公之墓木欝乎其成陰

矣嗚呼哀哉廬山李公燔實狀公行其言可信不誣令劉其要著於篇世系源流已見於忠定之誌者不復載其銘曰

弗競而趨獨勇於止其位雖庳所立則偉烏乎賢哉忠定之子

葉安仁墓誌銘

昔余為泉山守同僚之賢有數人焉昭武李公晦建安葉子是其尤也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事之

大者余必咨而後行子是堅彊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亡難意處劇亡勸容凡他人之所不能為與所不敢為者必以屬之二君勁易不同而同歸於是予既深賴其助二君亦相得甚歡然余於子是亦憂其太剛不可以耦俗故嘗為詩以贈欲其斂鋒鍔收先芒而進其德於中和之地君既去泉而蹇於任越若干年廼得知饒之安仁則其為政一出於寛平藹然有儒者氣象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於眞公者

也吾其敢違耶觀君於予言不忘如此其志於善可知矣
於為政後先之所決擇如此其進德之勇又可知矣夫
自昔以人材為難予於一州得尤賢者二人其喜幸矚
望之何如也然不數年而公晦歿又數年而子是歿子
是之仲子蓋壻於李氏者也前為父翁求銘而未及作
令又為其父求銘焉嗚呼予其可辭耶子是名湜世為
建望族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朝散大夫知某州贈中
大夫母張氏繼鄭氏吳氏張氏皆贈令人君鄭出也自

兒時氣槩超邁見者異之以父任調卲州新化簿遭母喪服闋從江淮宣司辟以論軍事不合去尉贑之寧都有劇賊數十人深入廣右為虣已乃易服遁歸君廉知其根穴一日盡縛之法當得改秩賞君曰此吾職也何賞為則以白於府於臺不願賞刑獄使者王侯涔默嘉之上其事於朝詔特改丞事郎丞泉之恵安會予守郡引之以自助明年海盜壬人犯州境殺邏卒勢張甚予合官民兵捕逐之顧督捕者難其人君奮然請行時劉

夫人方蓐卧弗顧也居數日禽其酋餘烏驚獸散君猶督舟師遽出境乃還至家而幼子夭矣予列上其功不報以宣義郎知贛縣部使者迎拒君不許上郡守柴公中行猶曲留之至爲辨數於朝然無及也既至安仁一以平時所得於師友者施之政其視𤗻鶩行常正色如鐵不少假借至進士民語之則如家人婦子相爾汝俾得盡所欲言慮民之淹於訟也日惟退食少休兩造至庭一見即决亡所宿淹者吏以故不得邀賕請雖貿者

亦心服無懟辭邑有田訟吏數令不得辨枉直君一見
詰問具得其情不浹旬以決縣人駭嘆稱爲神明有重
囚繫縣獄根連十餘家淹延且半歲君始至知爲黠胥
罔利計疏其事臺府盡釋之皆歡呌騰踊以去賦歛務
在寛民非甚稽考不督責前令負課以數萬計郡弗察
顧迫君以償君曰吾亡他繆巧其能者窒滲漏節浮沈
而已姑盡吾所能以應否則去之符移雖日急每反復
狠扣冀寛其期以紓民必得請乃已畨俗雜吳楚之舊

春夏疫作率惟巫是聽雖骨肉絶不相往來君為文鐫曉選醫往眡隨其證以療或扶病來告則親問而藥之貧不能自給者賙以錢若粟所全活甚衆其大者如是至若䦨里正之擾罷科糴之害與凡剔吏蠹蘇民瘼者不可殫書然君猶以為未足方將𥿄社倉建義庠置安樂院使凶荒有備善良有教罷癃殘疾者有歸條畫且定而君病矣既棘猶諄諄若夢中語曰某事畢矣某事未也蓋勤民不忘以至於死云時寶慶三年某月某日

也寓士湯君仲能往哭其喪見邑之人多痛悼至流涕云者又聞其家緡錢不滿數十棺衾久而始具歸行田壄閭雖蕘僮牧夫亦咸嗟如出一口歷叙其事以謂近於古之所謂循吏者仲能名巾信義士其言確訒不誣故予剟而著之然不能盡紀也世遠道散為政者芻狗其人鬼魅其俗以為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扑以聚財而已其聞義利先後之說鮮不姍笑以為迂濶而君

用之於治邑不期年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行於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歟仲能又言君壯歲遊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説故其為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賔客言者皆可以語妻子吁君之所為挺然自立者其不以有本故歟君生於乾道戊子享年五十九積階承議郎賜五品服妣鄭氏繼劉氏兵部郎中炳之女又繼亦其季皆封孺人子果釆臬

桀女適進士翁德廣采鄉貢進士即前所謂埍李氏者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方進而未已也諸子以三年某月日葬君城南鐵獅峯下銘曰

匪利之征而義之營匪躬之憂而民之寧嗟君此心可質幽明我為斯銘百世是徵

譙殿撰墓誌銘

故右文殿修撰譙公諱令憲字景源端良平實之君子也嘉定初為寮於宗正寺見其恬安弗競靜嘿少言而

於進退去就間堅决無疑二心竊敬之及使江東公又適司臬事時歲大旱蝗予與提舉常平李公道傳方豫圖所以為荒政備者而朝廷下公建請數事大抵皆不謀而合三人者相與戮力推行聖天子德意而公講畫尤精密竟事民得無流亡頓踣以死蓋公力為多後數年來漕吾閩所以愛其人者如江東之人閩嘗饑且疫其捄之之力又如捄江東之饑也不幸勤瘁致疾歿於建之漕臺予往哭之其孤習拜且泣以乞銘為言既又

狀其行來請彌力予其可辭謹案譙氏故蜀人唐末有
徙於青之盆都者遂爲望族公之曾大父某贈太師崇
公妣率氏魯國夫人大父某贈太師鄭公妣郭氏楚國
夫人崇公以上猶青人也鄭公遭靖康之難間關南渡
靡有定止至公皇考某以請共恪實事光宗皇帝於春
宮紹熙中爲利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始錫第行都贈太
師魏公妣杜氏亦贈魏國夫人魏公三子伯曰令雍檢
校少保保成軍節度使公其季也始魏公官於莆一時

儒先多在魏公徧登其門公年甚少已知尊前輩慕正學而杜夫人以經史課督率至夜分以故器業夙成甫冠入大學遂登淳熈十一年第孝宗覽公所對策問誰氏子大臣以魏公對上喜曰凞載可謂有子矣魏公時在班列亟拜舞謝庭下薦紳榮之調仙遊尉屢獲盜如律當賞訖不自言再調淮東安撫司屬官歲大饑帥委公行賑䘏事賴以全活者甚衆用薦者改秩知錢塘縣未上罹魏公戚終喪知衡山縣始至顧風俗悍甚學政

壞士不知鄉方則為闢縣庠益其廩嚴課試之灋使相
懋以學兩造在廷率骫曲譸曉其以骨肉訟者為陳至
恩大誼且引咎自劾責聞者多釋然謝過以去慶元五
年入主管官告院遷司農簿諸王宮教授兼吳益王府
教授公言中興雖刱學宮然無齋舍以居無廩給以養
課試之法不立行藝之習亡聞非所以隆宗支厚化本
先朝廷臣有請倣郡學灋置生員及職事者有請擇閒
曠地建學宮而給田充餼者乞令宗正司折衷以聞時

雖未及用其後嘉定中別置宗學如所言遷太府丞知江州郡境産占穀而總領所以粳為賦人病之公請隨所宜輸納以便民又論茶引錢之害甚悉江民多貧少根著值水旱則捐貲産轉徙他郡有耕其棄田者有司又繩以盜種法由是告訟紛然公請弛其禁惟責以輸租爭者遂息居養院久圮公命徙置城北一新之嫠婦孤兒別為屋以處括絶産置僦舍歛其租入以給之寒而薪死而埋皆定條畫為久遠計故其法迄今不廢開

禧初召對論差役等六弊請去之以蘇民除都官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實録院檢討官論謫降之官遇赦許所屬申明移放奏牘來上朝廷下之憲部率沮抑不行至有數更霈宥弗獲自便者願下本部自今奏行赦令務從寬厚以稱國家矜恤之意兼侍左郎官遷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奏乞命沿江諸軍脩戰艦肄舟師以壯大江形勢遷右司郎官時陳自强尸宰枋事多諉成胥吏掾屬具員而已公循守理法不少倚違其間一日有公

事令吏諭旨求擬筆公不可尋除軍器監名遷實抑之也久之除大理少卿韓侂冑誅天子更新政令公言為政不難惟至公無私然後可以服天下欲明賞罰當自公卿大夫始欲守法度當自朝廷始欲惜名器當自近臣始欲節浮費當自内庭始欲抑僥倖當自左右近習始屬詔中外臣工言事公又歷陳十弊大略欲絶内降勵廉耻黜冒濫損泛恩裁宫掖亡益之費省近習戚屬之錫予其言確切達大體多見施行時方論權臣枝黨

事多下廷尉治公持議平更數獄無一橫及者嘉定元年遷宗正少卿兼史職初侂冑顓朝權自謂上之立有定策功史官爭承迎書初元事皆失實公前因對請刋正誣史及是又言玉牒紀大政而内禪一節顓歸功權臣非所以視萬世臣謹條其繆妄隨事辨正目曰甲寅玉牒辨誣願下本所命官攷詳釐正從之時又議函侂冑首以遺敵人公言姦臣誤國自我誅之於彼何與今衆賢登用綱紀日張措置得宜彼自心服若不顧事體

是非但務姑息以悦其意則彼將謂我為無人萬一復有難從之請何以待之願令職事官雜議及訪問制閫大臣不報以直顯謨閣知婺州值旱禱而雨差役久弊為正詭隱明板籍定其所當先後者人以不爭提點浙東刑獄奏請立居養安濟法以活惸嫠又言茶鹽法至嚴而行之未嘗不濟以寛今州縣間行法多刻忌失國家本意願詔有司申嚴之兼提舉常平越之蕭山諸暨上虞皆大水公親循行田野見老穉相扶攜丐於路者

以萬計顧常平見儲亡幾唯朝廷樁管和糴米萬石在公謂民病已亟不當拘常文𨺔報可遄先便宜發廩下諸邑以糶又出義倉錢五千緡以予貧民然後白於朝請專輒辠未幾易糶為濟且轉旁郡義倉米萬七千石以賑之其蠲閣減免多不𨺔請輒行版曹雖鐫詰弗顧也進直寶文閣江東運副辭弗就得奉玉局祠八年提點江東刑獄時建康諸郡不雨自三月至於六月田高下皆失種繼以蝗孽遠近蕭然粟直騦踴公慮荒政之

行州縣徒具文少實請以附近郡分委漕憲常平司督
察之詔從其請公領饒信南康三郡自是申請無虛月
大者如發藏粟禁遏糴弛貧民逋賦報皆施行如章時
朝廷捐錢粟僧牒以給本道者凡六七十萬公以所得
下三郡析民户為五等其能自食者糶之孤獨癃老廢
疾者計口以給其諭富民出粟必温詞厚禮樂應命者
饋遺奬激之甚吝者揭其名通衢曰不義户毋得與善
良齒番陽人蔡允成家非甚裕能出廪藏以惠其鄉公

請官之以示風勸纖悉條畫蓋不可勝紀是歲江左之
民獲全者數百萬聖朝之澤與天無極矣兼權都大鑄
錢司兼饒州明年進龍圖閣因任循行至信上有重囚
當論者十二人公察其情可宥悉以次末減時方小旱
因決而雨信人相謂曰此提刑雨也初開禧中有旨令
江西轉運司括在官若廢絕寺觀田賜興國軍之瑞慶
宮宮吏急於奉承往往妄奪民産自洪之分武寧與興
國之通山失業者亡慮數百家爭鬬讙然至有殺人縱

火者守令諸司多請復以還民而道流嚚訟弗已朝廷為下鄰路屬公予決公具論本宫豪奪為非是且曰令既還民矣復奪以予之是啓無窮之爭也始道流有所挾而至意公必稟聽公笑曰吾所知者理爾去就利害奚其卹尋三上歸田請陞祕閣脩撰奉明道祠十四年起為福建運判始至蠲屬州增鹽等錢為緡者十四萬一千有奇俄兼建寧府時三山延平諸郡饑疫並作公賑卹備至閩人咏歌之及民病少紓公已屬疾矣嘗謂

一日在告則一日曠官既棘猶自力治事遺訓子孫以仁恕為心力行好事勿為刻薄壞吾家法卒之夕實十五年十月八日年六十有八詔令職名致仕官至中大夫封益都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十七年某月某日窆於餘杭縣金車山之原恭人陳氏祔陳氏先公歿十八年矣一子習嘗以春秋薦漕舉令為文林郎新處州慶元丞二女廸功郎李仁用王仍其壻也孫爰將仕郎公事親孝居喪執禮無違與少保公處壯老怡怡猶

一日平生刻厲清白毫髮不可汙冲澹寡欲自奉如山林處士性不嗜殺嘗欲刊石以戒後人曰戕一物命非吾子孫每謂士大夫持論當近厚為政當及物以位為樂不足言矣故歷官所至以寛惠得民九江彭蠡之人思公尤劇平居不事小察而虚心鑑物情偽莫能逃饒大家汪氏子遭屠裂以死莫知主名有親屬來愬於庭公熟視之曰此即殺人者也寘之獄果引服吏民駭嘆稱為神明於書無不覽覩雖釋老方外之學亦研究歸

趣有遺文五十卷藏於家公之行事可紀者尚多顧非
大體所繫予嘗以出處本末求之知公之爲君子是則
宜銘銘曰
爵穹祿腴人所競趨有徑可由其孰舍諸公在慶
元而不溷慶元之黨在開禧而不染開禧之濁汙
循循乎平進之軌不汲汲乎交騖之涂去彗（簪）橐之
幾何復自詭於麾符其奉已也氷寒而雪凛其澤
物也春噓而雨濡卒税駕於九卿而白首乎軺車

故蔽之曰此端良平實之君子後世當有以知吾之非諛

趙邵武墓誌銘

慶歷中富文忠公條上河北十三策宗室子補外官其一也時雖未及用迨神宗皇帝稽古制法卒如公言自是二百載間英材出於帝冑者彬彬中外至不可勝數若故邵武太守趙侯時通者亦其人也侯字宜伯系出秦魏王曾王父公著内殿崇班王父彥顔秉義郎贈朝

請大夫考儴夫朝請郎知廣安軍贈正奉大夫妣碩人
江氏倹自少篤志問學淳熈辛丑以取應授承節郎添
差筠州上高酒稅再添差監江州贍軍庫潭州南嶽廟
黃州蘄州酒稅遂登慶元丙辰進士改承事郎知臨安
府餘杭丞衶賛縣政犖犖有聲稱知南康軍之建昌縣
建昌為江左最劇邑賦繁訟夥裁處有法民以便安尤
屬意教養事增學廩廣弟子員北門橋路圮惡為攻石
甃治以便行者新傾葢亭以誒大賔客邑人紀之部使

合薦於朝中都貴人亦有出力推輓者侯不樂猛進顧
取鄂州分司粮料院以歸至官邊事方急朝廷出重臣
宣威調度甚夥公從容舉職不少闕而特以才譽為吴
公獵薛公叔似所知嘉定初通判臨安府時楮幣價日
損朝家方嚴稱提之令府尹徐公邦憲欲下都城之直
使與外適均以絶姦民之牟利者侯爭曰内之獨重不
猶愈於中外俱輕乎令必若是則民間竊窺其上以為
不自貴重其削當日甚未幾果如侯言後尹趙公師䍐

加嚴洩錢之禁有犯者悉錮之外寒俟又謂民愚無知情可憫手疏二百餘輩丐原之且謂城外細民販鬻魚蝦菜果諸物不過營求龠合邏卒利其獲亡多寡輒指為出境錢既没入又治皐而責之償非所以矜困窮弁其他苛擾之狀一一為尹精言之請加禁止民賴以少寛俟又謂杭瀕海斥鹵地百姓藉鹽以自活令犯至銖兩輒拘縻之非是請釋其情之最輕者於是獲免者數十人後尹至挾才多娼忌以俟遇事執議不為屈風言者

詆誣之佚坦然無戚嗟意既歸築室廬阜之陽蒔花蓺木以賦咏自娱久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撫州守去官佚攝其事公帑物銖毫無妄取旁郡交餽遺輒以承攝謝卻之知邵武軍凡兩陛對所論皆當世民瘼至郡首為文諭俗戒以毋縱酒毋尚氣毋挾兵刃又令民五家一甲甲内有欲殺人不覺察既殺人不亟捕者皆坐之於是以刃相戕者為少戢下車財三月小大之政次第舉行慮民之餌僞劑也為置局以惠之慮貧乏者

之難於稱貸也為立庫以濟之學廩不足則議買田以助其給兵弗閑於藝則時按閱厚賞激以示之勸於是軍民胥便而俟以疾告矣十四年七月二十有一日終於郡之正寢年六十一官朝散大夫娶寶謨閣待制李公景和之女封宜人子若采某官女若善適某官曾頡茂若柔先卒俟天資孝友每以祿養不及母為終天悲歲時展省塋壠裴回弗忍去正奉公歿所當得貲産皆捐以予諸弟雖遺澤亦義遜亡靳容居官廉白自好塉

李氏時得奩田二頃其後歷官久卒無大增益云予少出入李公之門知侯本末甚悉若采以是年閏十二月甲申葬侯於星水縣長文鄉而使來謁銘銘曰

士莫病於無仁心尤莫病於無仁術懿哉趙侯懇欵平實天府半言而解繫者百數樵川三月而懷恩者千室惜眉壽之弗遐曾未究其什一黎山之陽厥壤惟吉我為斯銘昭揭白日

徐濟叔墓誌銘

寶慶二年六月朔予故人徐君濟叔以沿江制置司機宜文字卒於官君諱叔川世為西安人贈光禄大夫潛曾大考也徽猷閣直學士贈少師嘉大考也提舉湖南常平贈金紫光禄大夫忠考也妣曰楊氏通義郡夫人自少師曁君第太常者三世矣慶元紀元龍集執徐君策名之歲也嚴州建徳簿池州銅陵丞又丞常徳之龍陽知泉州晉江縣事主管東嶽廟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辟沿江制置司機宜文字者君仕之所歴也階止朝

散郎壽六十嗚呼是可哀也君始娶建安侍郎袁公樞女繼王氏皆封安人子卿貴先卒卿月將以三年某月甲子葬君而西山真某為之銘銘曰

維徐之先實出柏翳抑抑偃王服行仁義太末之里其廟渠渠王之子孫亦盛於衢犖犖亞師沈雄而毅抗節昕庭狡人奪氣肆其嗣人克世厥家維濟叔君易直以龢為簿若丞敏以就事振飢於池孔德且惠維南有邦壤鉅物殷宰字匪良俗嚬以呻子柰麾符君綰銅墨戮

力一心邮彼囏阸邑有訟獄君理其平里有孝弟君揚
其馨蠢茲羣寇來自荒裔萑蒲弄兵屯散莫制瑣瑣蝦
蛭敢為鯢鯨是翦是夷海波以澄予實何能賴衆籌畫
糾合兵民君與有力既事之平思弭後虞君靡憚勞躬
走海隅寶葢之山法石之浦嚴嚴新營聚厥虓虎君於
是邑勩於百為民既小瘳而疾乘之得請奉祠於東嶽
岱守復留之以訖三載委綏而歸嘯咏家山有林者梅
娑娑其間婉婉幕謀於洪於鄂閫制兵籌是咨是度迺

俯糗粻逌肆師徒云胡弗淑奄忽以徂囊無留錢楮弗再襲褭柳之行人為掩泣龍丘之原實曰西金琢石鑱辭用詔來今

西山文集卷四十四